

银幕外的声音

许朋乐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银幕外的声影

许朋乐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幕外的声影/ 许朋乐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106-04836-5

I. ①银… II. ①许… III. ①电影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10664号

银幕外的声影

许朋乐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375 字数/153千字

书 号 ISBN-978-7-106-04836-5/K · 0207

定 价 56.00元

序言

缘起电影，我与许朋乐相识、相交、相知。他在“上影”，我在“西影”，一东一西却都为电影忙得不亦乐乎。二十余载转瞬即逝，我们先后都淡出了被人羡慕的电影圈。近日接到电话，让我有点惊讶，朋乐说他要出本书，一本他自己多年积累的访谈录，我想起他做过《上影画报》的总编辑，他一定有许多关于电影人的故事，于是我要来了这部叫《银幕外的声影》书稿。

读了这本以人物小传汇集而成的书稿，我非常感动，每一篇都是朋乐熟知、了解的事。着笔朴实无华，情感浓郁真切，娓娓道来，文虽不长，洗练精到。

书中所述的每一位电影前辈，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电影的挚爱，无论身处顺境逆境，还是面对国事家事，始终把做人放在首位，把拍出好的影片作为追求的目标。老一辈电影人为中国电影的奋斗之举，应

该被记录下来，作为电影的记忆连绵流长。

时下常讲“不忘初心”，中国电影的初心是老一辈电影人用心血铸就的，后辈应该从流逝的岁月中去感悟并承继。书中许多艺术家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对于电影的爱将长存于世。

我真诚希望电影人和关心电影的人们能够读到此书。

張玉良

2017年11月29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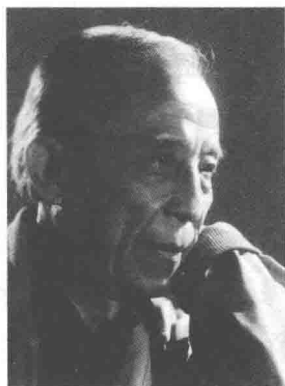
白沉，久念大名！	001
承诺是金	005
难忘“情报处长”	010
画笔中的“视觉艺术家”	014
多才多艺的银幕反角	018
难忘“袖珍小生”顾也鲁	022
风骨	026
留在心底的祝福	031
电影摄影的开山鼻祖	035
难以磨灭的青春印记	039
定格在记忆中的身影	043
我乐意叫他叔叔	047
他创作了喜剧经典	051
星空，有你更璀璨	055
她的微笑写着慈祥	058

为孙瑜导演喝彩	062
吴永刚和酒	066
中国电影界的全才	071
送谢晋	074
“他曾是改革的先行者”	
——谢晋导演的电影产业化实践历程	078
谢晋是一本厚重的书	084
六十年心血垒砌上影丰碑	
——怀念伯伯徐桑楚	098
怀念上影老厂长	102
站在银幕背后的巨匠	
——怀念徐桑楚、汪洋等五位电影事业家	104
好人“坏蛋”	113
无法割舍的崇敬和爱戴	117
骏祥先生百年祭	122
一代名家张骏祥	
——曾经的耶鲁高才生	126
我身后有这样一座“泰山”	
——纪念岳父张友良100周年诞辰	132
他是名副其实的好演员	143
“小赵丹”黄达亮	147

小孟走了	151
怀念石方禹先生	155
情到深处泪自流	161
当过八路军的老导演	166
走下银幕的“马天民”	170
星火依然在燃烧	174
与大师擦肩而过	178
革命人永远年轻	183
创造电影神话的人	187
追忆，在心底流淌	191
“帅”气“率”性的刘琼	197
红日犹在明星落	201
常去看看我们的前辈	206
快乐的“大肚弥勒佛”	209
瑞草芳香	213
“阿崎婆” 90岁了	217
秦怡写“湖畔”	223
小燕子，春天的使者	228
丹凤鸣柳 和声清越	232
80岁在即，他捧回了“金鸡”	238
许还山，我的大哥	242

杨在葆，铮铮硬汉	246
“大大”我尊敬的“兵哥”	250
一段难忘的交情	255
农村片的金牌导演	258
酒龄和年龄一般长	262
聪明，并快乐着的牛犇	266
值得我一生回味的事	
——记忆中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270
在上影厂的光环下	284
后记：我想说的心里话	288

白沉，久念大名！



白沉先生是我最尊敬的电影导演之一。二十五年前，我撰写的一篇《白沉，久仰大名！》的专访，使我俩成了忘年交。

我和白沉先生有过无数次的交谈，每一次交谈都让我更深入地走进他的生命之中。白沉的一生饱经风霜、历尽磨难，是我所熟悉的老一辈电影导演中吃苦最多的一位。他为人正直坦诚、性格率真刚烈，瘦小的躯体中蕴含着刚正不阿的侠义和疾恶如仇的血性。这位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浸淫于封建礼节教义之中的知识分子，生命的重要标记却是反叛和抗争。

他告诉我，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爆发，也许他不会从事文艺工作；他告诉我，如果不是迷上了舞台和银幕，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因为他1939年就加入了新四军，被他领进革命队伍的弟弟“文革”前就担任无锡市市长；他告诉我，如果不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遣送至安徽白茅岭农场，正值黄金年华的他会创造出更多像《南岛风云》一样优秀的影片；他还告诉我，如果没有经历这么多坎坷，在绝望和痛苦中反反复复思考社会和人生，他拍不出《大桥下面》《秋天里的春天》这样闪烁人生哲理、人性光环和生命火花的影片……

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坎坷曲折，生活亏待了他，又馈赠了他，成全了他。他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和出身，但是他可以选择脚下的路，哪怕路上有泥淖有荆棘。

他的经历令我折服、惊叹，甚至震撼。在民族存亡之际，为了不做亡国奴，他奋起抗争，被日本人投进了监狱；在国家命运转折之时，为了反饥饿反内战，他大声疾呼，被国民党宪兵抓进了牢房；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了表真情献诤言，他袒露胸怀，直言不讳，被戴上“右派”帽子押

进劳改农场。也许，如果他放弃选择，远离艺术，任凭命运的安排，他人生的轨迹会随之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性格终究还会决定他的命运。

每次和他聊天，提起他蒙受的冤屈、遭遇的苦难，他的言语总是那么缓缓的、淡淡的，似乎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十年动乱期间，他作为“落水狗”，自然被列为“痛打”对象，他又是资历丰富的大艺术家，难逃重点批斗的厄运。大会小会连轴转，天天不是批斗就是陪斗。开始他受不了，精神和肉体承受着惨烈的鞭笞，刚直的性格不止一次地促使他与这种难以忍受的屈辱决裂。他的爱人、电影演员王薇担心他真的想不开寻短见，晚上睡觉时把自己的一只手和白沉的一只手紧紧扣在一起。然而，经受了一场场批斗以后，在亲情的呵护下，他从煎熬中升华，在连绵不断的狂风恶浪中超越自我，竟然能在震耳欲聋的“枪毙白沉！”“白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颈部悬挂着沉重的批斗牌，躬腰站在台上而静静地沉入自己的世界。讲到这里，他的嘴角会漾起一丝苦涩又带有轻蔑和自嘲的笑。

他是战胜命运的强者。苦难没有扼杀白沉对电影的挚爱，也没有抹去他创作的激情。艺术让他总是那

么干练那么狂放那么精力充沛。在文艺的春天重新赋予他创作机会后，他的才思和激情如泉喷涌。他拍摄《大桥下面》和《秋天里的春天》时，我们曾经有过多次交谈。每次，他都异常亢奋，滔滔不绝，手舞足蹈，说到动情时立马潸然泪下。有一次，我去看他，正在为《秋天里的春天》分镜头的白沉，竟然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他含着热泪告诉我，他从女主角的身上看到了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母亲影子，完全进入了“角色即我”的境地而不能自拔。他把自己的心血注进了角色的生命中。

一个不会沉沦的生命终将开出明艳的花朵，年逾花甲的白沉以荣获广电部优秀影片奖为自己的艺术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如今，白沉离我们而去已经多年，我依然景仰他，怀念他。白沉，久念大名！

2010年3月

承诺是金



沈浮是电影界的前辈，也是电影圈内公认的最有人品和人格魅力的导演之一。

这位自学成才、凭借勤奋和执着闯入艺术殿堂而成为一代名导演的天津人，质朴、热情、豁达、善良。他宽厚待人、严于律己，对同事朋友下属掏心掏肺，有求必应，对家人亲属则铁板钉钉，说一不二。他是大导演，又担任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多年，但凡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不分男女不问老少，没有谁挨他训遭他骂，相反，谁有困难找到他，他一定鼎力相助。电影导演鲁韧，当年单枪匹马闯荡上海

滩，人生地疏，孤立无援，只得以老乡的身份投靠沈浮。沈老古道热肠倾力相助，视其为手足，生活上照顾他，事业上扶持他，帮他渡过难关，助其成为导演。20世纪80年代，上影一批中青年导演开始担纲拍摄影片，已入耄耋之年的沈老不仅亲自带着天然、宋崇等人跋山涉水拍摄《曙光》，而且还为赵焕章、于本正等人仔细推敲修改分镜头剧本，甚至生病住院躺在病床上都认真研读剧本，写上密密麻麻的意见。他就是这么一位人人敬重、个个赞赏的热心肠的大好人。

沈浮是一个视信誉为生命的北方汉子，他很倔，只要做出承诺的事，哪怕自己吃亏挨累甚至蒙受委屈也绝不反悔。他的倔就是不轻易地迁就自己，更不会违背诺言。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连续自然灾害而步入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政府号召机关、企、事业单位精简机构，压缩人员，作为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沈浮深感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分忧解难，有义务为干部群众当好表率，他坚定表示要动员时任上影演员剧团演员的妻子高依云离职回家。对老伴的决定，高依云自然有很多想法，也很痛苦，她哭过闹过抗争过，但在一旦做出承诺就义无反顾决不回头的沈老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沈老常挂在嘴

边的那句话：“共产党给了我那么高的工资，我一辈子保证你不愁吃不缺穿。”让她无言以答。为了成全丈夫，她屈从了，无奈地离开了她钟爱的电影厂和痴迷的演艺事业。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虽然沈老真心实意地带了头，可最终被精简回乡或回家的人寥寥无几，干部家属就高依云一人！对此，沈浮无怨无悔，坦然处之。

40岁刚出头的高依云远离群体，过着清闲但十分单调枯燥的家庭主妇的生活，个中滋味谁人知晓？二十多年后，我因采访沈浮而与她相识，她和我谈起这段让她一辈子都如鲠在喉的往事时，表情十分痛苦，眼睛里闪着泪花。让我不太明白的是，在悄悄告诉我她的这段经历后，她反复叮嘱我“千万别在老沈面前提这件事！”不久，我又去了沈老的家，在谈完正事后，我去高阿姨的房间看望正病着的她。她一见我显得特别兴奋，原来，她从邻居那里听说，60年代被精简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可以向政府或单位申请补办养老金和公费医疗，她拜托我打听一下这方面的政策和办理的程序。我欣然应诺。她叮嘱我的还是那句话：“千万别在老沈面前提这件事。”几天后，我匆匆来到沈老家，想把打听到的情况告诉高阿姨，

一进门先看到沈浮，在和沈老的交谈中，我忘了高阿姨的提醒，毫无心理防备地告诉他，政府确实出台了政策，像高阿姨这样当年被精简下放的正式职工可以申请领取一定的养老金。谁料，话没讲完，他脸色骤变，忙不迭起身，拄着拐棍气咻咻地走到高阿姨房间门口，冲着高阿姨大声嚷嚷：“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不许你提什么退休养老的事！这些年，我缺你吃少你穿啦？我的钱谁给的，是共产党给的！”高阿姨没吭声，也许她太了解和熟悉自己丈夫的脾气和为人了；可我，一阵慌乱满腹内疚，喃喃地不知说什么好。事后，背着沈老，我和高阿姨悄悄地聊起了这件事。高阿姨没有丝毫的责怪和埋怨，只是告诉我老头子一辈子就是这脾气，承诺的事必须做到，不能反悔。为了说明这一点，她还提起这么一件往事：早年，沈浮在上海闯荡，自学成才，当了导演。远在家乡的弟弟挺羡慕的，也急切地希望来上海跟着哥哥学点手艺。沈浮没同意，他要求弟弟留在父母身边照应老人，并承诺每月给他寄二十块大洋作为补贴。从此，他每月寄二十块钱，坚持了数十年。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弟弟的日子过得不错，而沈老家人多手头不宽绰，弟弟请求他不要再寄钱了，但沈老依然故我，每月